



予且創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一

墨華剛纔行過了畢業典禮，那黑羽紗的學士衣，還擺在牀上沒有摺起來。四年辛苦掙來的文憑，懶洋洋地睡在桌上。他自己却坐在那四載常親的一張圓椅上凝神構思。

他深深地懊悔昨天晚上開畢業生交誼會的時節，不應該扮演那個假財神。他想，扮演財神也不是一件壞事。這戲劇的本身也不差。這是說一個人想發財，在年尾的時候，以香燭供奉財神，自己因為太窮，便買了一碗麵過年，不圖為乞兒所窺伺，乞兒便假扮財神入室，當他跪倒祈禱的時節，就伏案大嚼。

墨華所懊悔的，不是這個劇情，倒是在他吃麵之狀態。他是戴着假面具上台的，吃麵的時候，就將假面具除去了。自己端起碗來，三口兩口把麵吃下去，大家鼓掌，贊美他的神情。

無論如何。一個演劇的人，博得台下的掌聲，總算是他的成功。怎樣墨華倒反而懊悔呢？這是因為那天晚上台下有一個人眼睛睜睜的望着他，他吃了麵，也沒有看見那個人鼓掌，而且臉上還有些不悅之色。然而最使墨華難過的，還不是因為她沒有鼓掌。乃是他演劇之後，在幕縫裏望着她。她滿臉現出不悅的狀態，在和旁邊的一位小姐說話。那幾句話墨華後來從同學口中打聽出來的是：

「你看他那種饑像，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他還特意的叫我來看呢！去罷！這到底算什麼東西！」她說着便和同來的女人，一道起立出了門。墨華眼睜睜的從幕縫裏看她們出了會場。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想跳下臺去攔阻她。但他實在沒有那一分勇氣。他將這一分難過，硬收藏在肚裏，挨過了一晚，挨過了一夜，挨過了一個早晨。一直到領文憑的時節。他眼睜睜的向臺下望，望來望去，也不見一個她。那一句：

「你看他那種饑像，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便在頭腦裏永遠的旋轉着。

他拿了文憑到房裏，思想便更加複雜，他連想着她今日之不來，是因為昨晚的印象太壞了。昨晚上的印象壞，不是因為別的，乃是自己吃麵時太難看了。

如果墨華是個有錢的人，他也決不會懊悔昨晚吃麵的情形。那台下的掌聲明明表示着讚美他扮相的逼真。原是的，一個久餓的乞兒，見了麵怎樣會不狼吞虎嚥呢？就是她，也不會說：「你看他那種饑像……」不但不會說，或者要換一句：「扮的真是體貼入微，像極了。」

然而墨華沒有錢，久餓的乞兒吃麵，就是墨華自己的象徵。越是饑，象徵的便越刻薄，越刻薄，墨華的羞恥，也就格外的加增。

他懷着一個禮拜的幻想。如今是整個的毀滅了。他上禮拜預想着，拿了文憑之後，便到她家中去。她一定會迎出來向着自己微笑的。自己是已經得了大學文憑的人，也該够談得上戀愛。雖然今日缺幾個錢。來日在

社會上飛黃騰達，焉知沒有分呢。

如今這個幻想毀滅了，完全的毀滅了。只看他那天晚上走的情形是決無希望的。今天是不能去，決不能去！

爲了不能去，他便覺得一切都是灰色。桌上的書，牀上的衣服，牆上的畫片。一切都顯出絕望的神氣。徒然增加人的煩悶。

他只默默地坐在那裏。房門上一陣鑰匙響，便呀的一聲開了。他回頭一看，正是他的同房朋友——念茲。念茲是個很活潑的人。他進房將文憑和學士衣向牀上一放。便對着鏡子摸他頭上的髮。他一面摸一面帶着笑說：

「墨華，想什麼。難道明天又考書，還想着自己的等級甲，乙，丙，丁，戊，嗎？」

「那個時期已經過了……」

墨華微嘆了一口氣。

念茲仍在照鏡子，笑說道：

「甲乙丙丁的時期過了。心裏已經想到了她。本來畢業之後，就是戀愛婚姻！」

他說着笑了一陣，徧過臉去向墨華說：

「對不對……」

墨華心裏一陣難過。扭過頭去不理他。

念茲却不再照鏡子了。他笑嘻嘻地跑到墨華面前說：

「告訴我，今天你是不是要會見她！」

墨華說：

「她今日有沒有來會我？」

「你們的事。我那裏知道呢！今天你畢業，我想她一定是來過了。」

念茲說着話，臉上仍帶着笑容。

「假如來過的話！我早就和她到公園裏去了。還坐在這裏和你談話嗎！」

墨華連連的冷笑。念茲倒覺得有些爲難。他想墨華今天的態度大變了！一定是受了什麼刺激，不過他仍

是沒有丟却笑容的說：

「墨華！纔講戀愛的人性子不能急的。今天沒有來或者是害了病。」

「害病。昨天晚上就不應該來！」

墨華很氣。念茲却大笑起來了。

「墨華，你這話向誰說的，她不來你還想找我算一筆賬不成！你就是對她也不能像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是要候她做了你的夫人之後，才可以行使的。這時候萬萬不能。你須明白一顆處女的心。好像那豆漿剛燉成極嫩的豆腐一樣，碰一碰就要碎的。你要用文火慢慢的燉她，然後再一點點的加上了油鹽香料，等她變成了一塊五香乾的時候，你將她向地下一扔，她也不會碎了。」

說着他自己笑，墨華也只好跟着他笑了笑。他忽然地轉過身體，翻開樂譜，拿了凡華鈴奏起曲調來。他越奏越起勁，他那個身體在那裏波動着，好像要和凡華鈴一道飛上天空去！那曲調愈奏愈高，表情也就越見得充分。他倏地丟下了凡華林。又在地板上跳起却爾斯登舞來了。他的舞越跳越快，一面口中却唱歌起來。

「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

★

★

★

他只管按着他自己的曲調唱，音調越唱越顫抖，表情也就分外的顯示略。墨華却真有些耐不住的說：

「念茲，你不要唱了。我和你說一句正經話。」

念茲，聽了便停住腳，仍舊笑容滿面的跑去照鏡子，摸頭髮。一面說道：

「你講呀！」



「這話可就難說了。總而言之，女子不一定是好人，她擺在臉上的愛，却不是她心裏的愛。她們是在頑弄男子的書唸的好，她就會愛你，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照你這樣說，女子是不愛男子書唸得好的。」

「當然！」

「換一句話，便是男子靠唸書去找女人，簡直是作夢了。」

「當然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古書上騙人的話。」

「那還是要金錢了，可嘆！」

墨華說着便嘆了一口氣。

「你嘆什麼呢？讀書的人，誰有錢，誰自己掙過錢來呢？有錢，不過是父母的。父母有錢，可就太不自由了。出了大門，就被汽車囚起來了。汽車風馳電掣一過街，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到了學校，便不再敢出去，除非有汽車來接他。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學校監獄，家庭監獄，汽車囚籠，此外什麼也沒有，這種人配講什麼戀愛，你問他眼中看過幾個女子！」

墨華道：「好了，你這種偉論已經領教過了。不要再說罷。你看我這樣的人，配不配談戀愛。」

「沒有錢總配的。」

「但是我沒有汽車！」

「要汽車幹什麼？」

「女人是要汽車的。」

念茲却凝思了一刻，說道：

「要是要的，要等你找着事以後。」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她愛你，恐怕你每日長途奔波受苦，所以想一個汽車來裝載你。而且有了汽車之後，你們相聚時間可以多些。也可以長久些，譬如你想她，坐了汽車就去了，多快。譬如你九時上辦事處，可以和她親熱到八時三刻，會不誤時。沒有汽車，你八點鐘就要動身了。這三刻的好晨光，豈非白白糟蹋。實際說起來，汽車是文明社會中的需要，其功用與火車相似。你要是將他當作富麗的表示，簡直是大錯特錯。」

「話不要說的太過火了。念茲！」

「我的話真是平淡而又平淡。」

墨華還是要理出他的話頭說：



「念茲，我問你，你看我愛的那個女子，是不是名利薰心的人？」

「那也不見得罷！不過我只看見過一次。她叫什麼？是不是叫方鳳？」

「是叫方鳳。」

「也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兒罷了。你有什麼地方配不過她！」

「但是她不要我呀！」

「不要你，你怎麼知道，她不要你。難道你已經向她求過了婚？」

「求婚，還早的很呢！」

「那你怎麼好斷定。」

「我心中終日的懼怕着。我想要是有希望，我便進行。要是沒有，我便死了這一條心。免得走到了中段，給

她一刀割斷。你想那是多麼難受。」

「念茲坐了下來說：

「這倒是不錯的，沒有希望趕緊割斷了一切。不過到底有沒有是要你自己去試驗的。」

說着話他便站了起來問墨華道：

「今天晚上請教授的宴會你到不到？」

「到的。」

「那你今天是要出校的，我先去了。」

說着話，念茲便拿帽子出了門。

房中只賸下了一個墨華。挾着一點兒希望，一大半的不適意。他兩手插在西裝褲子的口袋中，在房內呆了半天。想想還是戴上帽出了門去訪方鳳。

這是最難過的一段景。以一個自己覺得對方不滿意自己的財力而強要去得她一句有希望的話，墨華滿料着是失望的。然而他的心靈却催促他說：

「去罷，或者有一點希望呢？愛情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愛情的發生，全靠着時常的晤談接觸。愛情的生長時期，是有阻礙的，愈有阻礙，方鳳愈見得有波瀾，有波瀾方鳳愈見得堅固，人們若一見波瀾阻礙而停止不進，他也就不配談戀愛了。」

他挾了這一團意思去見方鳳，他足下纔生出了力量。上了人力車，心中也定了好些，他思量着見了方鳳應該說什麼話，如有機緣，還要說明自己扮假財神的苦衷。

當他那人力車轉入了馬路，車夫奔的更快，那晴朗的天氣，使他的精神漸漸振作起來。車子轉了灣便到了方鳳所住的巷口。照車夫的意思，是要拉進巷子的。不圖那巷口的巡捕用手將車夫一攔，一輛汽車便緩緩

罷！

他心中一氣，便叫車子停下了。一面付了錢，一面心裏想着這何以能去呢？她已經是傾心於別的人，割斷

想着他便不再入巷子，沿着馬路一直向前走。但走的時候，心裏却沒有一刻是寧靜的。他想這一切完全是尋苦惱，是不應該來。她的態度，已經很顯的表示出來，還跑來算一回什麼？

他一路想一路走着，慢慢地向那沿馬路的一排窗子上看，覺得那窗內陳列的物品，都在向他笑，好像是

說：

「你這懦怯人哪！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你還想聯續這破碎的愛情麼？回去罷！你的前途決不能因此而毀滅的。」

他的神經陡然的興奮了。他轉身回來，自恨的說：「回去！決計回去！」

當他站在行人道上預備叫人力車的時候，忽聽有人叫一聲：

「余先生！」

墨華定睛一看，這喊他的，乃是帶方鳳小弟的一個奶媽。

奶媽看見墨華轉過了頭，便堆下了一臉的笑說：

「余先生，怎麼不到我們家中去玩，太太已經念着你幾天了。昨天晚上還提到你呢！」

墨華本來是要去的，萬想不到會遇見奶媽，更想不到奶媽會向他說出這一番話。

這時候方太太的印象，便在墨華腦中一轉。一個四十多歲粉光滿面的婦人幻在墨華的眼前。

他想着方太太無論如何總對自己不壞，即使他女兒不能傾心於我，她的感情終不能因之毀滅，情感是一事，定婚是另外的一件事。不能因為方鳳的不諒解，遂拋却方太太一片心情。

他捨不得不去，他堆下滿臉的笑，向奶媽說：

「我原是今天來看你家太太，順便在前面買點東西。」

說着他和奶媽一道進了巷。他滿心思念着。如果方太太提出演戲的話來，自己一定要將扮財神的事，說個明白。

想着已進了方家的後門，那一股葷油氣味冲人鼻觀。奶媽也先行進去，等到墨華走進堂中的時節，方太太已經迎出來。大家便在客堂中坐下了。方太太說：

「余先生，好久沒有來了。想必是爲了大考忙。現在恭喜你已經畢業。」說着堆下滿臉的笑。

「本來早就應該過來替伯父母請安的。兩天來也不知道那裏來的許多零碎的事！」墨華很不自然的回答了下列的幾句話。

「我前天聽見鳳兒說你還扮了三個戲，真好的很！」

方太太這句話，真像一根針，刺進了墨華的耳鼓。正是墨華說他苦衷的時候了。但是，墨華究竟有什麼苦衷可說呢？扮演這件事，當然是情願扮才扮，不願扮誰也不能相強的。況且這是學校中的演劇，更無苦衷可言。墨華來的時節，滿想對於演劇方面，說幾句話，現在機會到來，想想仍舊沒有什麼可說的。在他的初衷，並不是想說演劇，乃是想打破方鳳對於他吃麵時饞像的誤解。這種話分析出來，應該是：

「你不要看我吃麵那種饞像，以為是我窮人的本色。我雖窮，像還不在臉上，況且我書唸的比有錢的人還好些呢！我在舞台上那種情形，是在於描摹的像真，這是很高的藝術手腕。以一個有學問的人，更有很高的藝術手腕，將來不怕沒有飛黃騰達之望的。」

我們仔細的想想，這不過是心裏的一種意見。這種意見，不容易完全表達的。墨華如果是在同學的面前，或者可以老着面皮說幾句。在方鳳面前，便很難，如今在方太太面前便更難。自己總不好說吃麵時有一種饞像；這一句不能說，下面的話便接不上。墨華心中只是着急，一點也沒有方法。

在理，方太太說了一句贊美的話，墨華應付要謙遜一番才好。但是墨華因為他的心裏不能表出，他竟默默無言的坐在那裏。

這是不能持久的一種境遇。方太太看着這種情形，他覺得自己的話，好像有些不對，她不敢再說什麼，心



中只是盤算怎樣去接下文。

想了一刻，她說：「余先生，你現在是已經得有學位的人了。下半年預備在什麼地方作事呢？」

她說這話，好像含了許多感慨。墨華初聽見的時候，心中也很是難過。他疑心這是鄙笑他前途黑暗的話。

但是細玩方太太的語氣，似乎又不是在笑他。他本是挾了一片的不適意，借此便發揮了幾句：

「現在還沒有定，不過我想我總應該能找出一條路來的。許多人說，現在學校裏的畢業生太多了。要是外面沒有人運動，便得不着職位。不過我想……」說到此地，他忽然一停，便又說道：「凡是一個人，總應該能自立的，不過有遲早不同罷了！」

方太太說：「遲早兩個字，你說的不錯。像鳳兒的父親，發達的便遲，他一直到卅歲上，還只是一個祕書。卅五歲時一連做了兩任局長，方纔積了幾個錢。」

墨華沒有響。方太太仍接着說：「不過積錢也沒有用處。做官的壞習氣完全學來了。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如今歇了事已經三年了。在上海住了這樣的房屋，費用沒有減，却少了進款。坐吃山空。余先生你是知道的。」

方太太說着竟滴下兩點眼淚。

這倒真使墨華楞住了。他想不到方太太從遲早兩字中，發這一篇議論。他想這還是要敷衍下去纔好。他說：「政界本來是要講應酬的。不久的時候，老伯總可以再上台的。」

「別的不說，鳳兒近來也學奢華了，他們父女兩人的用款，真是可怕。你們現在只是一個空架子，一旦架子坍下，便什麼都完了。」說着她又取手帕擦眼淚。「這些話，他們父女都不聽的。就以鳳兒說，我差不多不能見着她的面。我沒有地方說。你到我們這裏來住了半年，你真是我最相信的人。」

說着她停了一刻，墨華覺得非常的不安。「鳳兒……我想，她得着你的益處，也着實不少了。」說到此地，方鳳的父親已在大門上敲了幾下。

方太太的一番話，竟使墨華心中生出一種特殊的意境。他的心起初是想連續這破碎的愛，繼而又懊悔着不應該，終於受窘於方太太之前。

方太太提出方鳳受益不少的一句。他是覺得委實難以回答。不過同時露出了一點生機。他對於方鳳的番心意，雖不能得方鳳的諒解，終得着方太太的贊許。

方老爺的進門，又改變了一幕戲。方太太看見方老爺，抽身便進去了。看方老爺的情形，似乎要跟着進去。但礙於墨華的面，他不能進去，便只好陪着墨華坐下，談了一些話。

他雖然是隨便的談些政治和天氣。態度極其不自然的。墨華看着他們夫妻的態度，心中滿貯了疑惑。暗想他們別是爲了家務拌嘴。他儘管這樣想着，答話也就非常的疏忽。

壁上的時鐘，已敲一點，他便告辭回校，方老爺也沒有挽留。却跑去向太太說話。

太太見了老爺，忽然退到房裏去。原來今早和老爺爲家務拌了一場嘴，老爺出去湊一桌牌，沒有成功，仍舊是回來了。